

侠骨柔肠 剑胆琴心

玉龙美豪客

独孤红 著

(上册)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侠骨柔肠 剑胆琴心

玉龙美豪客

上册

(原书名：侠宗)

(台湾)独孤红 著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台湾著名新派武侠传奇作家独孤红先生的名著之一。本书描写了一个以往未见于历史与传闻，但却是惊天动地的史实故事。小说的中心人物为武林之最、冠绝当世，世称“侠骨柔肠，剑胆琴心，玉龙美豪客”的大侠严慕飞。他与朱元璋是反元建明、共过生死的患难之交，明朝创立后，他虽不求闻达而辞归田野，但因曾受朱元璋生前殷切嘱托，希望他务必一本往昔道义，要始终维持大明江山。面对朱棣已借“靖难”为名，迫使建文帝逃亡而篡夺了皇位并改年号为“永乐”的现实，他顾全大局，顺应形势，仅以叔王身份训责朱棣，晓以大义，勉以仁德，要贤明为君，掌好朝政，治好天下。在此期间，严大侠和一个风华绝代、清丽若仙，一个是国色天香、高雅不凡，双双武艺超人的“冰心玉女”卫涵英、“金花门主”金玉琼结为情侣。他们同心同德，加上明朝忠臣义士和五湖四海的英雄豪侠慷慨相助，历尽艰辛，出生入死，到处探察寻找建文帝及其护卫纪纲的下落，对那些怙恶不悛，总是明里暗里掌握指挥着“锦衣卫”（宫廷特务）和各地官兵追杀建文、残害忠良、鱼肉百姓、祸国殃民的奸贼乱臣，进行了极其紧

张、曲折的惊险斗争。历尽千难万劫，终于群泉就擒伏罪，善恶有报，人心大快，正义正气大张。至此，玉龙美豪客才偕同卫涵英，在人们含泪道出的“珍重”声中，坐上马车，朝着金玉琼约候的苗疆，逐渐地远远隐去。

目 录

楔 子	(1)
第 一 章 乡野隐士	(17)
第 二 章 麻子赌局	(44)
第 三 章 绝学外传	(65)
第 四 章 故旧夜访	(74)
第 五 章 宦门红颜奇女子	(93)
第 六 章 顺天、应天两京	(110)
第 七 章 谢家废园降玉龙	(134)
第 八 章 胭脂井畔寻英豪	(157)
第 九 章 王府幽魂竟故人	(176)
第 十 章 胭脂井下谒真陵	(203)
第 十 一 章 卧虎藏龙相国寺	(224)
第 十 二 章 双凤巧遇	(252)
第 十 三 章 片纸留线索	(277)

楔 子

金陵正式建都，始于明太祖统一中国，开山筑城，城墙长达六十一里，东连钟山，西据石头，南阻长干，北带后湖，辟十六门以通四方，筑宫城以镇华夏，并改名“应天府”，别号“南京”。

所谓钟山龙蟠，石头虎踞。

这个地方，明太祖炮打“功臣楼”，火焚“凌烟阁”，洒下了多少赤胆忠心的功臣碧血。多少汗马功劳随着那阵震耳欲聋的炮声，那阵上冲云霄的烟火化为灰烬，飘散了，飘散了，飘向天际，飘向云表，成为一点点，一点点，终于渐渐地被人遗忘了。

此后，他安心，但又痛苦，孤寂地过了廿四个年头，安安稳稳披了廿四年的黄袍！

他安心，那是因为所有功臣付之一炬，尽化灰尘，唯他独尊，没有人再霸兵权，不虞有人再夺他的帝位。

固然，对那些功臣的后世，他应封尽封，爵禄极其丰厚，然而，那只是毫无实权的王侯空名而已！

可是，他又痛苦、孤寂什么？

这儿揭开一页不见于历史，却惊天动地的史实。

明，洪武年间，应天府南京。

金风送爽，丹桂飘香，满山枫叶红遍！

夕阳里，一骑快马直驰皇城朝南正门！

马，是匹雪白的龙驹，然而它的毛色却被黄尘布满了，而且显得有点疲累！

鞍上的人，是个身材顾长的白衣文士，他，长眉斜飞，凤目重瞳，俊美而英武。那高华的气度，那隐隐透射的威严，有点慑人。

他三十多岁年纪，也许是因为长途跋涉，饱经风霜，也许是长年的飘泊，使他在满身文弱的书卷气中带着刚健，使他在那张没有皱纹的脸上充满了历练。

另外，他肤色有点黝黑，那该是由于风吹雨打太阳晒的缘故！

这么一个人，这么一袭布衣，他竟直闯皇城。

在那年头，像他这么一个人快马闯皇城，论罪是要抄斩满门，株连九族的！

当然地，他被挡了驾——

暮色里响起了一阵叱喝：“停马！”

离皇城正门犹数丈，盔明甲显，雄赳赳、气昂昂的守城禁卫军一下涌过来十几个！

随即，其中闪出了一名跨刀武官，他目注白衣文士，绕舌怒道：“大胆狂生，你要……”

马上白衣文士勒马控缰，淡然说道：“我要进宫！”

哈，不但要进皇城，而且要进大内！

那名武官脸上变了色，厉喝说道：“不知死活的狂生，你的书读到那儿去了，策马闯皇城已是大罪一条，你竟还要……”

白衣文士淡淡一笑，探手自鞍旁行囊中扯出一物，往身前一托，道：“我要是穿上这个，你让不让我进去？”

那名武官直了眼，布衣文士何来袞龙黄袍？定了定神，他倒身大礼一拜，然后迟疑着问道：“您是……”

白衣文士一摆手，淡然说道：“上报！”

那名武官一抬手，身后一名禁卫军飞步入城！

未几，急促蹄声响处，由皇城里飞一般地驰出一匹快马。鞍上，是名大内内侍，老远地便挥手叫道：“圣上有旨，放来人进城！”

一阵金铁交鸣，执戟禁卫军闪退两旁，那名武官忙迎上前来，抱拳欠身施礼：“见过公公！”

那名内侍听若无闻，两眼直瞅着白衣文士，直愣愣地，满脸诧异神色。显然，他只是受命传旨，也不知道皇上为什么会特准这么一位布衣文士进城进宫！

白衣文士一句话没说，淡然一笑，手托黄袍，策动坐骑，驰进了皇城正门，那名内侍跟在后面拨转了马头！

蹄声已听不见了，但是那名武官犹自怔在那儿！

本难怪，这该是他补进禁卫军，禁卫皇城以来，从未碰见过的事，便是想也没有想到过！



这儿是深宫大内的一方，看样子，像是御用书房。房内琉璃灯高悬，房门外还站着两个侍卫。

琉璃灯那明亮的灯光下，负手缓步踱着一个身材瘦削的中年人。他身着一身便服，但那便服掩不住他那超人的威严！

他龙眉凤目，眼神特别慑人，最扎眼的是他左颊下有颗小肉瘤，小肉瘤上还长着一小撮毛！

突然，他停了步；双目直逼房外。这时，一名内侍低头急步奔入，躬身奏禀：“启禀圣上，客……”

中年人脸上掠过一抹惊喜，喃喃说道：“他终于来了，终于回朝了。请！”

请，得皇上说个请字的人，该是绝无仅有！

话声方落，白衣文士低头跨入，一撩衣衫，大礼拜下：“罪臣叩见圣上。”

中年人一阵难掩的激动，伸手把白衣文士扶了起来：“起来，起来，你是怎么了，跟我还来这一套！虽说我是皇上，但我这身黄袍还不是……”

白衣文士截口说道：“陛下，这是伦常！”

“伦常？”中年人笑着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当初要没有你，我能有今天么？坐！坐！”

那名内侍搬过了一把锦椅。

白衣文士欠身说道：“陛下，罪臣待罪之身……”

中年人手一摆，道：“先坐下，听我说！”

白衣文士迟疑了一下，又一欠身，道：“罪臣遵旨，

谢陛下隆恩！”

中年人坐了下去，白衣文士也坐了下去！

坐定，中年人向着那名内侍摆手说道：“出去，没有朕的话，任何人不许前来打扰！”

那名内侍应了一声，低头走了出去！

这书房里，就剩了中年人跟白衣文士两个，琉璃灯辉煌的灯光下，有着短暂的一阵沉默。

忽地，中年人轻叹了一口气：“卿家，可知道你离朝去朕多久了？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回奏陛下，罪臣知道。”

中年人摇了摇头，脸上浮现一丝苦笑：“不少年了，在这不少个岁月中，朕连下圣旨，晓谕天下，甚至远及四方藩属，一直到处找寻你……”

白衣文士双眉微轩，道：“罪臣知道，所以今天罪臣回朝面圣，领受处置！”

中年人唇边闪过一丝抽搐，叹道：“朕于奠基之初，为后世子孙，朱家天下计，确曾杀戮了不少功臣，朕也不否认当初确有杀你之意。这数年来的前一段时期，朕找你也是为杀你以除后患，可是到了后一段时期，朕却改变了主意……”

白衣文士没有接话。

中年人接着说道：“如今，朕找你只是想跟你谈谈，也就是说朕很想念你，你明白么？卿家。”

“罪臣以为，陛下多疑混智，自斩国基，所作所为也

未免太狠太绝了些，后来的胡惟庸不必提，刘伯温、徐达、胡大海等可人人有辅佐开国之功，到头来却落得一个悲惨下场，陛下何忍！固然，陛下为的是朱家天下，后世子孙，然而陛下该明白一点，倘朱家子孙人人圣明，无人能夺朱家天下；倘朱家后世不肖，便是百姓，也能亡明啊……”

中年人身形颤动，脸上抽搐，点头叹道：“朕明白，朕明白！可惜朕明白得太晚了，所以我优待厚赐他们的后人，人人有追封，子子孙孙承袭爵禄，所以我才把你找来了呀！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厚待追封是陛下对他们的愧疚有所补救，把我找来又为何？”

中年人道：“朕找你来，一方面是为了一吐心中郁结，另一方面也是要利用这难得的一次见面机会，托付你一件事！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陛下请吩咐，罪臣一本当年辅佐之旨，粉身碎骨在所不辞！”

中年人一叹说道：“朕早该知道你值得信赖！……”

略顿，接道：“朕托付你的是，朱家后世倘有不肖子孙，尽可取而代之！”

白衣文士一震，低头道：“罪臣不敢！”

中年人道：“卿家，朕说的是肺腑之言，你该知道，这天下、这黄袍、这宝座，原是卿家你的……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陛下……”

“难道不对？”中年人道：“论辅佐，伯温功高，论军功，徐达为最，然而，事实上只有朕明白，最高的功劳该属于卿家。朕记得，当年起事，你奔走调协，最受各方爱戴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各路兵马会拥你而不拥朕，然而，你却将黄袍加在了朕的身上，朕早该知道你是个怎么样的人了。如今朕命你取朱家后世不肖子孙而代之，乃理所当然之事……”

白衣文士有着短暂的一阵激动，道：“陛下盛意，罪臣感激涕零，然而罪臣愿一本当年初衷辅佐本朝……”

中年人一叹道：“卿家，要知道，朕的话并非无故而发，太子标已先朕而去，太孙允炆（后日的建文帝）今年只有十七岁，朕的二十四个儿子之中，无一是一是接位之才，所以朕才托付你……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罪臣愿辅佐本朝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！”

“卿家，你这不是表现忠心，而是使朕在临崩之时忧虑不安！”

白衣文士迟疑了一下，毅然说道：“那么，罪臣遵旨！”

“这才是！”中年人笑了，笑得很爽朗，却也难掩一丝凄凉意味，道：“卿家无罪，罪在朕躬，如今你不可再自称罪臣，请恢复当年你我之间的原有称呼！”

白衣文士忙道：“罪臣不……”

中年人“嗯”地一声，道：“你这样是让朕难受，别

忘了你才是真正的当今世上第一人，也别忘了朕这身黄袍是怎么来的！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陛下要这么说，罪臣越发地不敢！……”

中年人笑道：“那么朕不说！”

白衣文士欠身说道：“臣遵旨！”

中年人笑了，这回笑得更爽朗，道：“腻人烦人的事儿不谈了，谈谈咱们的私事。多年不见了，朕还没问你好！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托陛下洪福，臣……”

中年人道：“我！”

“是！”白衣文士道：“我尚称粗健！”

中年人笑道：“说服你还真不容易，又回到武林去了。”

“不。”白衣文士道：“我也有多年没跟武林中的昔年旧识来往了，这多年来，只在一处乡隅务农度日！”

“好惬意。”中年人道：“你知道，朕本淮西布衣，那生活值得追忆。如今披上这身黄袍，倒觉得处处受了它的拘束。对了，有件事朕以为你该知道一下，你知道‘胭脂井’？”

白衣文士点头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中年人笑了笑，道：“在‘胭脂井’畔，有座美仑美奂、宏伟庄严的王府至今空着，朕为那些雕梁画栋、狼牙飞檐惋惜……”

白衣文士一阵激动，道：“陛下，我感激……”

中年人笑道：“感激并不能驱散那长年的尘封网结！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陛下，我……”

“还有！”中年人截口说道：“朕也以为你该去打听听，天下各地诸王之中，有那处那位有名而无实，至今悬着空缺……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陛下，我淡泊名利，不求闻达！”

中年人“哈！”地一笑，道：“倒真是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，朕的无冕之王九千岁，对那座王府跟那个空名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陛下，我请还我布衣！……”

中年人道：“那么你适才辅佐之语，就纯出虚假！”

“不然！”白衣文士道：“陛下，布衣未尝不能佐君王！”

中年人道：“在轩冕，近庙堂，岂非更好？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我感激，但我请……”

“行了，别说了！”中年人一抬手，道：“你才是天下的第一忍人，让朕考虑一个时期！”

白衣文士口齿启动，终于毅然说道：“陛下，事实上我今天已经把陛下当年赐的龙袍带来了！”

中年人“哦！”地一声，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请陛下收回龙袍，还我布衣！”

中年人道：“你那么坚决？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否则我今天不会把陛下的御赐带来！”

中年人脸色微变，半晌始一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！朕勉强答应收回袍服，但绝不再答应撤销封号，那有名无实的王跟那座王府，就让它永远空着好了！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陛下！”

中年人道：“你别不知足，也别得寸进尺，要知道，这已经是朕自登基以来，对臣子最大的让步！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那么，我只有遵旨了！”

“这才是！”中年人道：“只是，那爵位，那王府，朕让它空着候你多年，而如今你来了，却仍要让它空着，未免太令人伤心生气！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陛下知我，当能谅我。”

中年人摇了摇头，道：“真要说起来，共事这多年，朕如今才算知你！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我很感激，陛下，还有……”

中年人凝目说道：“还有什么？”

白衣文士探怀摸出两册黄绢为面的书册，道：“这是两本上下两册的武学秘笈，请陛下收着……”说着，双手递了过去！

中年人诧声说道：“朕又不习武，更不是武林人，你把这上下两册的两本武学秘笈交给朕干什么？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请陛下先收着，再容我说明！”

中年人道：“好吧！朕听听你要说什么！”

满脸诧异地把两本秘笈接了过去！

白衣文士坐稳身形，道：“陛下，我一身所学，皆来

自这两本秘笈！”

中年人“哦！”地一声惊呼，说道：“这两本小册子会有这么大的用处？”

白衣文士淡淡说道：“事实上，它是天下武林中人，不惜杀身丧生，人人梦寐以求的东西，我也只仅得这秘笈上所载武学的十之八九！”

中年人道：“那么，你把它交给朕干什么？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陛下圣明，难道还不明白么？”

中年人想也未想，径自说道：“朕不明白！”

白衣文士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以我看，陛下已瞭然于胸了！”

中年人倏然而笑，旋即皱了眉：“朕明白了，可是朕不以为你该这么做！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陛下，这在表明我的心迹，凡任何一人，只要他习会了这上下两册所载的武学，都能制我。这也表示，我跟武林断绝了往来，陛下可以放心了。”

中年人道：“卿家，朕早就放心了，要不然朕会擢退左右，跟你在这御书房里促膝密谈么？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把自己交给陛下。”

中年人笑了笑，道：“好吧！朕收下了！……”

随手把那两册秘笈丢在了书桌上，转过身来含笑又道：“卿家，有个人跟朕一样地等了你多年……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陛下是指……”

中年人笑道：“你想还会有谁？”

白衣文士神情一震，道：“陛下，是……卫娘娘！
……”

中年人摇头笑道：“是她不错，但她不是娘娘！”

白衣文士诧声说道：“她，她不是娘娘？”

中年人点头笑道：“她不是娘娘。怎么，你以为她嫁了朕？”

白衣文士瞪圆了一双凤目，道：“陛下，难道没有？”

中年人敛去了笑容，神色有点黯淡，道：“没有，是的，没有。多少年了，她一直不答应，你知道为什么？那只为等你。朕现在明白了，当年她对你我一视同仁，而实际上你在她心里的份量，要较朕重得多。对你，是儿女之情；对朕，却只是君臣朋友之谊。这种事勉强不得，所以朕由她等你。如今当着你，朕再把当年对她的戏封撤销。”

白衣文士脸上的神色难以言喻，令人难以意会万一，只见他身子颤抖，只见他脸上抽搐，只听他喃喃自语：“当年我悄然离朝，有一半也是为了她，没想到她竟然没有……这，这从何说起……”

目光一凝，道：“陛下，她现在何处？”

中年人道：“现在后宫，她等了多少年，你该见见她！……”

“不，陛下。”白衣文士一摇头，道：“我不能也不愿见她！”